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怒 剑 飞 魔

● 台湾 ● 陈青云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武林像无涯的大海，波诡云谲，瞬息万变；武林人，像其中的一个泡沫，古往今来，生息兴奋，循环不已。

《怒剑飞魔》记述了少年柳杰奉父命离家闯荡江湖，巧得“玄录宝典”下半部，使 15 年所习武功得以解禁。之后，围绕着柳杰的身世以及寻找仇人“血手印”的艰难历程展开了一个惊心动魄，疑云叠出的故事。

《圣心魔花》是《怒剑飞魔》的续篇。描写了武士柳杰为揭开“血手印”之迷，闯绝谷，入虎穴，索血报仇的故事……同时描述了他与魔花白绝玉娇及宇文冬梅、春桃之间相爱而又不能爱的动人故事。

本书情节曲折，险象环生，人物神秘，莫测其踪，让人读之不忍释卷。

目 录

第一章	结拜兄弟	(1)
第二章	山湖秘塔	(19)
第三章	泪葬亲人	(43)
第四章	吊亡罗刹	(63)
第五章	丐帮剧变	(82)
第六章	宗祠奇遇	(103)
第七章	祝氏小姐	(117)
第八章	拜弟遇险	(138)
第九章	闯入秘塔	(156)
第十章	神秘塔主	(168)
第十一章	巧遇神仙手	(171)
第十二章	玉笛老人	(192)
第十三章	桃花汀之行	(205)
第十四章	掉包计	(228)
第十五章	换血解毒	(249)
第十六章	再入宋宅	(269)

第一章 结拜兄弟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现在，正是春半的时候，日暖风清，鸟飞草长，白水湖滨无数的车马人轿，浮动在鹅黄嫩绿之间，这些，都是趁时乘兴游玩踏青的人。

莺莺燕燕，浅笑轻叱，引得一些游蜂浪蝶，穿梭飞舞，当然，其中也不乏衣冠楚楚的王孙公子，和道貌岸然的清高之士。

一株独立的垂杨阴下，站着一个人打扮的少年，背着手，似乎在远眺湖光水色，他那身打扮，与眼前的景色极不调和。

一乘小轿，冉冉朝这边移来，轿子后面，随着两名花朵儿也似的青衣俏婢，轿子在柳阴下放落，两名青衣俏婢直逼村装少年身前，其中一个脆生生地道：“喂！小土包子，你到别处去。”

少年转过头，冷冷地扫了两婢一眼。

这一照面，两名俏婢齐齐一怔，接着以袖掩口，粉腮上绽开了笑容，四双水汪汪的流波妙目，直盯在少年面上，像被什么东西粘住，再也移不开了。

这表面上看似土俗的少年长的一表非凡，丰神似玉，目郎神清，他的气质与打扮，显得的极不调和。

原先开口的俏婢低声道：“好俊！”

另一个也斜了她一眼，转向村装美少年，挥了挥手道：“喂！叫你走开你听到没有？”

村装少年冷哼了一声道：“这地方是你家的？”

俏婢柳眉一挑，笑态依然地道：“就算不是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少奶奶要歇脚，你换个地方。”

村装少年片言不发举步便走。

“你别走!”一个带着磁性的声音,发自轿中。

香风飘处,一个美如天仙但却荡意盎然的紫衣少妇,横拦在他的身前,含春媚眼,在他面上一连几绕娇声道:“你没带耳朵么,要你别走……”

村装少年别转头去。

紫衣少妇不是奇而是怪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一个村俗少年,竟然会对她不悄一顾,当下格格一笑,嗲声嗲气地道:“哟!小兄弟,我在跟你说话呢?”

村装少年冷冰冰地道:“在下没这份兴致!”

紫衣少妇眉头微微一皱,偏了偏头道:“我一时走了眼,你也是个会家子。”村装少年冷哼了一声,举步想从侧方绕过去。

紫衣少妇横跨一步,拦住道:“哟!真看不出你倒是狂傲的紧,你知道我是谁么?”

村装少年不肖地道:“管你是谁!”

紫衣少妇粉腮一变,但瞬又恢复春花般的笑容,道:“小兄弟,你……”

“谁是你小兄弟?”

“别凶霸霸的,告诉姐姐我,你叫什么名字?”

“没这必要!”

“你想知道我是谁?”

“不想!”

“那你就别想离开。”

“你准备怎么样?”

“回答我的话。”

“如果不呢?”

“这恐怕由不得你。”

“哼!”

“你哼个什么劲？”

“不要脸！”

“你骂谁不要脸？”她没生气。

“骂你！”

紫衣少妇脸皮子再厚也受不了，粉腮骤现杀机，寒声道：“不识抬举，拿下！”

两名俏婢双双上步欺身，两双纤手，电闪扣出，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扣拿之势，诡厉到了毫颠，村装少年滑了开去，闪避的身法，也非等闲，但紫衣少妇却在此时出了手，村装少年惊觉之中手腕一紧，顿被牢牢扣住，紫衣少妇一阵浪笑道：“得原来是个绣花枕头！”

村装少年怒视着对方，口抿得很紧。

紫衣少妇又回复骚媚撩人之态，柔声道：“兄弟，这回你可以回答我的问话了？”

村装少年瞪眼道：“休想！”

紫衣少妇伸手在村装少年面上一摸，道：“姐姐我就爱你这份小牛犊的味儿！”

村装少年：“呸！”地吐出一口唾沫，这一着，完全出乎紫衣少妇意料之外，双方几乎是面贴面地站着，说什么也躲不开唾个正着。

“啪！”地一声，村装少年的俊面红了半边。

“不要脸！”

“啪！”村装少年口血飞进，喷了紫衣少妇一脸一身。

“你找死！”喝话声中，伸指一点，村装少年萎顿下去。

俏婢之一道：“少奶奶，如何处置他？”

另一个道：“扔到湖里最便当！”

紫衣少妇道：“不，带走，可以解一解旅途中的寂寞。”

两名俏婢相顾一笑。

村装少年目眦欲裂，但功力不济，只有徒呼奈何，心里可就恨到了极点。

就在此刻，一个风度不恶的锦衣书生，手摇摺扇，缓缓走近，口里道：“旅途寂寞么？区区可以效劳！”一副倨薄轻浮之态。

紫衣少妇扫了他一眼，道：“江上云，今天你别惹我！”

锦衣书生目光朝地上的村装少年一瞟，道：“怎么，想换胃口？”

“不错，怎样？”

“这还是个雏儿，恐怕不济事，我‘探春客’……”

“你姑奶奶喜欢，怎么样？”

“喏！喏！姑奶未免……”

“未免什么？”

“区区对妹子你一向尽心尽力，总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就要，怎样？”

原来这锦衣书生便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邪门人物“探春客”江上云。

“妹子，昨晚你不是说要北上办事，怎么又拐到白水湖边来？”

“你姑奶奶高兴，你管不着！”

“当然！当然！”

“你可以走了！”

“妹子怎么这样没情意？”

“少废话，你知道我的脾气，快滚！”

“探春客”江上云呆了呆，目芒连闪嘻皮涎脸地道：“妹子，火气别那么大，我用走，不用滚，看什么时候妹子需要清心降火，便

捎个信我随时听候效劳？”

紫衣少妇噗哧一笑，道：“得了，你怪可爱的，走吧！”

江上云手折扇，朝紫衣少妇挤了挤眼，缓步离开。

村装少年虽然不能动弹，心下可十分明白，这一双男女可说是天下无耻之尤，那些脏话，实在令人可作三日呕。

紫衣少妇一摆手，道：“把他搭上轿，我们走！”

村装少年被塞入轿子横在后面，紫衣少妇紧紧靠在他身上，两名壮汉扛起轿子，如飞而去，村装少年肺都几乎气炸，心中那份窝囊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他做梦也估不到会碰上这种荡妇淫娃。

她将把自己怎样？他不断地想。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轿子突然停下了，紧接着，是一阵衣袂拂空之声，似乎有不少人落在轿前。

紫衣少妇在轿中冷声喝问道：“是什么人阻路？”

俏婢之一道：“回少奶奶的话，是‘洞庭八杰’！”

“噢！问问他们的来意。”

一个震耳的苍劲声音道：“袁倩倩，出来说话！”

“嗯！阁下想是八杰之首‘寒竹老人’，有什么贵事？”

“出来再说！”

“如果我不出来呢？”

“老夫捣碎轿子！”

“格格格格，这倒是句新鲜的词儿，听口气，你们是存心找岔的了？”

“就算是吧！”

“总有个理由的吧？”

“当然！”

“为岳阳义顺镖局局主黄宏远一家数十条人命讨公道。”

“哦！我道是什么大事！”说着，掀帘出轿。

另一个沉宏的声音道：“袁情情，老夫问你，黄局主与贵教何仇何怨，为什么血洗黄府？”

“这似乎与各位不相干……”

“老夫等与黄局主情同手足，焉能袖手！”

“那该怎么办？”

“请还出公道！”

“哟！八位古道热肠为友卖命，可钦可敬，这公道如何还法？”

“杀人偿命，你是那次行动的为首者。”

“这么说……各位是想要我袁情情的命了？”

八杰之道“寒竹老人”接回道：“不杀你无以慰死者之灵！”

“真的？多可惜！”

“可惜什么？”

“各位成名不易，活到这大年纪也很难得，如果不幸而曝尸荒野，不能享其余年，不是很遗憾的么？格格格格……”

”“少逞口舌之利！”

“各位一定要死的话，也是没办法的事，那边宽坦上些，我们到那边去，横尸阻路，会使行人不便！”

“走！”

一行人纷纷弹身到路边箭外之地的草坪，两名俏婢与抬轿的也跟了过去。村装少年知道这是脱身的大好机会，但穴道被制，无法行动，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听紫衣少妇袁情情的声音道：“黄宏远三次拒纳规费，所以加以惩罚，以儆效尤。”

“寒竹老人”怒吼道：“玄天教一手遮天，荼毒同道生杀予夺，人神共愤！”

接着，怒哼与暴喝声齐传，双方动上了手。

村装少年在轿子里蜷曲着，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玄天教”三个字，却使他骇震不已，“玄天教”独霸中原武林是尽人皆知的事，想不到紫衣少妇袁倩倩，是“玄天教”的人。

掌风震空，砰嘭之声不绝于耳。

一声尖而脆的媚笑挟以一声厉耳的惨嗥，显然“洞庭八杰”之中，已经有一人丧命当场。

搏击之声更烈，犹如午夜拍岸狂涛。

惨号声又告破空而起……

轿帘掀开了一条缝，一个毛茸茸的怪头，伸了进来。

村装少年大吃一惊，只见那伸入的怪头，长发散披着的发丝下，是一个脏兮兮的脸孔，和乞丐差不多，只是双瞳如点漆，闪闪发光。

怪头开了口：“兄台，一个大男人，怎么躲在轿子里？”声音带着脆嫩，看来年纪不大。

村装少年啼笑皆非，但苦于口不能言。

那怪头又道：“嘻嘻，怎么羞答答地不开口，像个女人样？”

“……”

“唔！在轿子里怪闷的，我扶你出来好么？”

“……”

“噢！怎么不说话？是了，定是那臭娘们在你身上做了手脚！”说完！伸指疾点，解了村装少年的穴道，怪头缩了回去。

穴道一解，村装少年便能活动了，一骨碌翻出轿外。

路边的草坪上，激斗仍在持续。

村装少年目光一阵溜转，只见数丈外，一个形同乞儿的褴褛少年，正向自己招手，一望而知是那解救自己的怪头，当下忙奔了过去。

那小叫化似的少年，露齿一笑，齿如编贝，莹洁无比，用手朝

不远的矮树丛一指，道：“兄台，我们躲到树丛后面去！”

村装少年惊奇地打量了他一眼，跟了过去。

两人并肩站在一起，小叫化似的少年皱了皱鼻子，道：“嗯！余香犹在，兄台艳福不浅！”

村装少年哭笑不得，只好干瞪眼。

小叫化似的少年又道：“怪不得那臭娘们动了心，兄台的确一表非凡，连我见了都喜欢。”

村装少年干咳了一声，掩住态窘，他知道这小叫化不是等闲人物，双手抱拳，以不太自然的声音道：“多承兄台援手，小弟谨此致谢！”

“哦！这……呃……”

“算了，别哼呀哈的，我叫宇文冬，今年十七岁！你呢？”说话倒是很爽朗。

“在下柳杰，虚度了二十了。”

“啊！妙极了，我该称你为柳兄！”

“不敢！”

“什么敢不敢，理所当然的嘛！”

搏斗之声渐息，最后一声惨号，结束了这场血剧，“洞庭八杰”看来已全部做了紫衣少妇手下之鬼，柳杰忍不住道：“好毒辣的女人，有一天我必杀她！”

宇文冬以手比口道：“嘘！嘘声！”

紫衣少妇袁倩倩发出一长串尖脆的笑声，她似乎很得意，回到轿边，揭开轿帘一瞧，不由惊声道：“人怎么没了？”

两名俏婢也告大惊失色。

袁倩倩目光四下一阵溜转跺脚道：“一定有人救他，不然他逃不了，嗨！”停了停，突然一挥手道：“你们给我在附近搜搜看！”

两名俏婢与抬轿的壮汉齐齐应了一声，就待行动……

宇文冬用手拐一碰柳杰，道：“你别动，我去应付她们！”不等柳杰答话，人已转出树丛，直朝小轿奔去，距小轿还有数丈距离，突地栽了下去。

柳杰不由心头一震。

紫衣少妇哀情情喝问道：“是什么人。”

两名俏婢奔近前去一看，不由大皱其眉，其中之一在地上啐了一口，道：“少奶奶，是个小要饭的！”

宇文冬一骨碌爬了起来，翻着乌溜的眼珠道：“大姐，我只是生长在贫寒人家，可不是要饭的。”

那俏婢一摆手道：“管你是不是要饭的，滚你的吧！”

“大姐，我是有话要说……”

“你有话要说？”

“是的！”

“去！去！脏死了，叫人恶心！”

另一个俏婢用手掩着鼻子道：“小要饭的，你就说说看？”

宇文冬用破袖子擦了一把鼻涕，道：“刚才我看见有人在你们轿子里偷东西。”

两俏婢眼睛登时发亮齐声道：“说清楚些？”

宇文冬搔了搔脖子，道：“我离的太远，看不清楚，好像是有人拉开轿帘，抱着样很大的东西走了，动作可真快，走路像飞似的……”

俏婢之一急声道：“那不是东西，是人……”

“什么，还有偷人的？”

“去你的，什么偷人，你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

“唔！好像是个牛鼻子老道。”

“是个老道？”

“错不了的，头像老公鸡，手里还拿了赶苍蝇的牛尾巴，向东

边走……”

两俏婢转身奔回轿边低声说了几句，一群人轿冉冉而离。

这一篇鬼话他说的煞有介事，使暗中的柳杰忍俊不禁，宇文冬回到柳杰身边，笑嘻嘻地道：“让臭娘儿们儿去慢慢找吧！”

柳杰到这时候才正直看清了宇文冬的形象，破衣破裤，一双像是拣来的薄底快靴，因为太大不合脚，用带子拴在脚背上，脸上一块黑一块青，像是几年没洗过，只有那双眸子，倒是十分明亮动人。他既能解穴，当然也是武林一脉，小小年纪为什么装成这等狼狈相呢？心念之中，道：“老弟，你是丐帮弟子？”

宇文冬扮了个鬼脸道：“怎么，你也认为我是要饭的？”

“老弟不是？”

“当然不是，一样是好人出身。”

“我身边带有银两，到附近镇上把行头换换如何？”

“你要害死我？”

“这……这是什么话？”

“银两我也有，就是不能换。”

“为什么？”

“算命的说我生来八字硬，得做三年化子，不然的话会夭折。”

“哈哈哈哈哈，老弟，你也信那一套？”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满乐的，不忧不愁，四海为家，日食街头，夜宿破庙，嘻嘻，不啻小神仙哩！”

柳杰苦笑一笑道：“妙论！妙论！”

宇文冬朝上一坐，道：“柳兄，那娘儿们儿长的不赖，是个尤物，你为何把送上口的美食推了？”

柳杰剑眉一挑，道：“我最恨女人，尤其是这类败德的女人。”

“哟！妙，柳兄是说恨所有的女人？”

“一点不错!”

“为什么?”

“我……不为什么,只是恨。”

宇文冬拍手道:“真是太妙了,小弟我也是恨透了女人,我们可谓志同道合……”

柳杰皱眉道:“老弟也恨女人?”

“谁说不是,恨透了!”

“老弟年纪不大,为什么会恨女人?”

“这个……也许是天生的,与柳兄一样,没什么特殊理由,”
顿了顿闪着目芒道:“我们可以做个朋友么?”

“当然可以,老弟对我有援手之德!”

“小事一件,兴之所至而已,对了,要交朋友,就得交个真正的朋友,我们结为金兰之好,如何?”

“这……好呀!”

“我们得立个誓!”

“什么,还要立誓?”

“当然,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香烛,就撮土为香吧!”
说完真的翻身下跪,一本正经地又道:“你也跪下呀?”

柳杰觉得有些滑稽,但他还是跪下了,两人并肩跪着,宇文冬比他矮了半个头。

宇文冬朗声祝祷道:“皇天后土在上,信誓弟子宇文冬在下,今与柳杰结为异姓手足,生死与共,祸福同当,如有背誓,天厌之!天厌之!”

柳杰也照样说了一遍,两人站起身来,宇文冬喜不自胜地道:“我该称你大哥!”

“兄弟!”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大哥你也是练过武的，师出何门？”

“惭愧，我这两手三脚猫，说不上是功夫，先师早已辞世，不便提他老人家名讳了，兄弟你呢？”

“太巧，我也是一样，大哥，我有句话要说……”

“尽管说就是！”

“将来……不管怎么样，你可不能抛弃我？”

“这不是多余么，我们已当天立誓，结为异姓手足，怎么会呢！”

“不，大哥，我是个自幼失去母亲的人，所以，我怕。”

“啊！奇巧事连在一起了，愚兄我也是个孤儿。”

宇文冬深深望了柳杰一眼，道：“我俩不但志同道合，而且同病相怜！”

柳杰轻轻叹了口气道：“谁说不是，我们萍水论交，的确也是一段缘法！”

宇文冬低头沉思了一阵，突地圆睁点漆双瞳道：“大哥，你说过最恨女人，以后……可不许违背了这句话，与女人来往？”

柳杰莞尔道：“当然，我们彼此彼此！”略停，又道：“对了，那紫衣袁倩倩是什么来路？”

“鼎鼎有名的‘紫燕’，小寡妇！”

“她……是玄天教的人？”

“岂止是，她的公公便是玄天教主，她是小媳妇！”

“啊！堂堂玄天教主的儿媳妇，就任由她在外边招蜂引蝶？”

“那我不知道，玄天教本来就邪恶，鸡窝里还会长出凤凰。”

“哼！鲜廉寡耻！”

“大哥，你有事么？”

“有，但却是急不来的事，怎么样？”

“如果大哥没紧要的事，我们去见识一样稀罕的东西。”

“什么稀罕东西？”

“现在暂时不告诉你，到了你就知道。”

“地方总可以说说吧？”

“大别山！”

“大别山，不近嘛？”

“也不算太远，反正值得一看的。”

“我们这就走么？”

“小弟我是两肩担一口，一身之外无长物说走就可以走。”

“好吧！”

就在此刻，一条人影蹑蹑行来，斗笠遮了半个脸，灰衣芒履，肋下跨着一个黄布袋，看样子是个行脚僧，但身材矮小，待走近了，才看出是个妙龄女尼，单看笠檐下露出的肤色，就可以知道长的很不赖。

“少师太请留步！”话声中，一个锦衣书生出现道中，拦在小尼姑前面。

小尼姑站住了，但低着头没出声。

这锦衣书生，正是不久前在湖边柳阴下见过面，与“紫燕”哀情倩风言狠语搭讪的“探春客”江上云。

江上云作了一个长揖，满面春风地道：“少师太法号怎么称呼？”

小尼姑抬起了头，不错，是长的很美，年纪也不大，柳眉杏眼，檀口琼鼻，一张粉靥吹弹欲破，只是面色很冷，像结了层霜。

“施主为何阻路？”

“佛说有缘，区区江上云敬问少师太法号？”

“小尼‘却尘’！”

“哦！却尘师太，今天得识，真是三生有幸。”

“施主有何指教？”

“探春客”江上云又是一揖，道：“请师太方便方便！”

小尼姑“却尘”面无表情地道：“施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上云嘻嘻一笑道：“如此良辰，如此美景，幸遇师太夫人，区区情不自禁……”

“却尘”怒哼了一声，举步想从侧边绕过。

江上云横跨一步，又拦在头里，色迷迷地道：“出家人方便为怀，少师太就不能略予布施么？”

“却尘”冷漠的脸上起了红晕，宣了声佛号道：“施主不怕招我佛之怒么？”

江上云嘻皮涎脸地道：“春色恼人，奈何？”

树丛后面的柳杰怒睁星目道：“这小子太可恶了，竟然欺侮出家人！”

宇文冬眼珠一翻道：“大哥，你不是讨厌女人么？”

“这是两回事，这等邪淫之徒更可恨！”

“要教训教训他？”

“当然！”话声出口，人已纵了出去。

江上云目芒一扫道：“噫！你小子不是被那位少奶奶带去作消遣的东西么，怎样，中看不中吃，她把你这土包子给甩了？”

柳杰怒声道：“姓江的，你衣冠楚楚，却是个禽兽！”

“啧啧！你土包子敢骂人？”

“不止是骂……”

“还有什么？”

“教训教训你！”

“哈哈哈哈哈，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你小子大概是骨头痒了，要管闲事也得先撒泡尿照照面孔，你算哪棵葱？”

一个怪里怪气的声音道：“你又算哪棵蒜？”